

● 王传明 著

生活的河流

刘宝麟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一章

这是五十年代中期一个飘着雪花的除夕。

洁白洁白的雪花悄然无声地来了，……轻轻地落下来。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。座落在鲁中地区的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银装。

房上白了，象铺上一层厚厚的天鹅绒；地上白了，象嵌上一层光洁的汉白玉，老榆树抖着银髯；那些锯齿形的栅栏俏皮地顶着小白帽儿；芙蓉树变成了珊瑚枝，婷婷玉立的梧桐树眨着被雪染白的睫毛……

然而，更加迷人的是那些从家家的窗

子里透出的桔黄色的灯光。它们是那样地温暖,那样地安详,好象一只只醉意朦胧的眼睛。与它们交相辉映的是户户门口儿挂出的灯笼,它们把大红的光线投映在洁白的雪上,使雪地上闪烁出一颗颗彩色的小星星,显得火爆爆喜洋洋地。家家的灶火这会儿都烧得格外地旺。金红色的火苗呼呼地叫着,舔吮着锅底。锅里,汤在沸,水在开,飘溢出菜肴和煮水饺的香味儿。院子里,大街上,三五成群的孩子们穿着妈妈给缝制的新衣,提着画些彩色花草的玻璃灯笼,闹闹嚷嚷,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。放焰火的,放鞭炮的,嗨,好不热闹哟!

往年,这时候小丽雯早跑出去和小朋友们凑热闹去了。可是今年,不行啊,妈妈病着,病得那么重。

昨天,她和爸爸狠狠地吵了一架。吵得那么凶,把丽雯都吓哭啦。吵完以后,妈妈就大口大口地吐血,足足吐了半痰盂呢,鲜红鲜红的,看上去可吓人啦。她把鲜红鲜红的血吐出去,脸上的红色就渐渐地消了,退了,一张瘦削的脸变得煞白煞白地,白得象纸。一双眼睛又大又亮,发着奇异的光。

丽雯躲在角落里,久久地看着妈妈,又害怕,又可怜她,她不明白,妈妈为什么要吵,为什么要哭,爸爸好象并没有欺负她。先前,爸爸只是低声地说啊说,妈妈却在高声地喊呀喊,终于爸爸激怒了,也大声地吼起来,妈妈哭得更凶了……

爸爸和妈妈吵过以后,生气地把门一摔,就出去了,一直也没有回来。

小丽雯的耳朵里时不时生出一种幻觉的声音,就是爸爸临走时关上屋门的那沉重的“砰”地一声。这种幻觉的声音有时会把小丽雯从困倦中惊醒。她猛然激灵一下,向门边跑去。她是多么希望,门再“砰”地响一下子,这回不是关门而是开门。她是多么希望,爸爸能快些回来,看看妈妈的病啊!可是门一直也没有响,爸爸一直也没有回来。

屋子里静极了，听得见墙上的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响，听得见风敲玻璃窗的“格格”的响声。窗外，不时爆起一阵“乒——乓”的二踢脚声和“噼哩啪啦”的小鞭儿声，夹杂着小朋友们的欢天喜地的笑声。这些声音把这小小的屋子衬托得更加寂静，更加凄凉了。

小丽雯记起，白天，隔壁的杨叔叔来过。他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说：“怕不行了，要住院。”小丽雯心里想：“啥是不行呢？啥叫住院呢？”

杨叔叔走了。她悄悄地问来帮她们家做饭的李婶儿：“啥叫‘不行了’？……”

一身很和气的李婶儿那会儿倒板起脸来说：“小孩子家甭多问。”

这会儿，只有她一个人守在妈妈的床边。她的小心灵里还在转着那个问号：“啥叫‘不行了’呢？不行了就是死了吗？”她屏息看着脸色惨白的妈妈，看她盖到胸口的被子动不动，把小脸儿凑到她的鼻子跟前，看她还喘不喘气。听人说，人不喘气就是死了，死了就是不行了呗！死了疼不疼呢？想啊想啊，她的小脑袋渐渐地迷糊起来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趴在妈妈的床边睡着了。睡着睡着她做了一个梦。梦见爸爸回来了，妈妈也高高兴兴地，窗边的那棵大枣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。灯光映进迎门的那面大穿衣镜里，映进那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里，映进每个人的眼睛里。到处都是那些美丽的、星星般的光点。真漂亮呀！

小丽雯望着那些迷人的光点，幸福地笑了。她挥着一双胖胖的小手，快活地喊着：“过年啦！过年啦！”好象要把那些光点都拥抱在怀里似的。她那长长的睫毛在轻轻的颤动着，一张脏污的小脸上显出幸福的笑靥。

丽雯的喊声惊动了妈妈。妈妈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望着那张小脏脸儿，忍不住哭了。一串串热乎乎的泪珠儿落在小丽雯的脸上。

丽雯从梦中醒来了。她看见了母亲。母亲那双忧郁的眼睛象饱含雨云的天空，正透过一层迷蒙的泪水俯视着她。

丽雯从那双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那颤动着的、变了形的小脸儿。她的一颗纤弱的小心灵里充满了怜悯和同情。丽雯是最看不得眼泪的，特别是妈妈的眼泪。

记得，再小一些的时候，妈妈给她讲过一个童话——《白雪公主》。当讲到白雪公主“没有妈妈，没有家”的时候，小丽雯哭了。晶莹的眼泪从她那澄澈的眼睛里慢慢地流出来，流出来，把围裙的前襟都打湿了……一连好多天，她都把妈妈给她的糖果攒着，放在阿姨送给她的一只小竹筐里。一个星期天，妈妈要去上街，她也忙忙乎乎地收拾好了，当然没忘了挎上她心爱的小竹筐，说是要到树林里去，把那些糖果送给白雪公主，还有那七个好心帮助她的小怪人儿……

如今，妈妈哭了。小丽雯的心里真难过。妈妈的眼泪，一串一串，落在她的衣服上，象春天的雨，悄然地浸润开来；妈妈的眼泪，一滴滴，落在她的心里，却象珍珠落进了玉盘。啜然有声。因为，那是妈妈的眼泪啊！

小丽雯揉揉眼睛，轻声地问：“妈妈，你为啥哭？”

妈妈没做声。

“妈妈，你痛么？”

妈妈默默地摇摇头。

“妈妈，你冷么？”

妈妈默默的摇摇头。

小丽雯看着母亲那苍白的脸，心想，她一定是冷。忙从床栏上取下一件毛外套，轻轻地披在母亲身上。母亲的眼泪还在流，而且越流越多了。她那发肿的嘴唇微微地哆嗦着。

“妈，你饿吧？”丽雯仰起小脸儿，关切地问。

母亲仍然默默地摇摇头。

丽雯急忙蹬着椅子，爬到桌子边，抓几块饼干放在碗里，用开水泡了，用小勺搅碎了，做一碗“饼干粥”，小心翼翼地端到母亲面前，焦急地说：“妈妈吃吧，吃吧，吃了就不饿了，不饿就不哭了。”

母亲接过碗，忍不住哽咽起来，一串泪珠儿又落进碗里，加进了咸，加进了涩……

忽然，门“砰”地一声开了。丽雯习惯地向门边跑去。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她叫着。进来的不是她盼望已久的爸爸竟又是杨叔叔。他说车已准备好，让妈妈马上住院。

几个邻居来抬她妈妈，她一看这情势，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。仿佛有什么不幸的预感，觉得妈妈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似的。

妈妈被抬上担架了。小丽雯搂着妈妈的脖子哭啊哭啊，一大滴一大滴温热的泪水落在妈妈的的脸上。临了，她把厚敦敦的小嘴唇俯到妈妈的耳边，细声细气的说：“妈，我想跟你说句话儿。”

“啥话儿？你说吧。”母亲问道。

“妈，我不让你死。”小丽雯颤抖着说出了那句在心里埋藏已久的话。

“妈死不了！妈不死！”母亲硬声硬声地说。她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出来了，流过那乌黑的鬓发，一直流到那洁白的枕头上。

丽雯的弟弟小跃进，那年才三岁，还不懂事，哭一阵，玩一阵。这会儿象一只小狗蜷缩在地上睡得正香。圆圆的小脸蛋上抹着泪污和泥污混合的痕迹。小鼻子不时地抽抽搭搭。母亲看着这一对可怜的小儿女，嘴里恨恨地骂着：“我作了什么孽？我作了什么孽哟？我不能给孩子们带来幸福，只能给他们带来痛苦哟！我真不如死了好哟！”

小丽雯搂着妈妈的脖子千叮万嘱：“妈，妈，我不让你死！我不让你死！”

一屋子来帮忙的人听了这话都止不住眼睛发酸。那些眼窝子浅的婶婶大娘们已经掏出手绢来不住地揩抹了。好心的李婶把小

跃进抱到床上去，不料他被惊醒了，一看这阵势就吓得“哇哇”地哭。

“啞——啞——”，门外，救护车来了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抬下楼。小丽雯由于害怕，直打哆嗦。她迈动着一双小脚，跟着人流迅速地往下跑，一个六岁的小姑娘，怎么能赶上大人急匆匆的脚步呢？一步蹬空，骨碌碌从楼梯上滚下去，摔在楼梯转角处的平台上。

她的后脑勺上摔出了一个鸡蛋大的青包。左脚上拖着一只妈妈的大拖鞋摔飞了，她自己的那只系带的小布鞋倒还安然无恙地挂在右脚上。手在水泥地上蹭破了皮，手心立时肿了起来。真疼啊！小丽雯撇了撇嘴，想哭。若是往时，她在外面受了委屈就会这样地撇着嘴，扑到妈妈的怀里去。妈妈一定会为她揉揉头上的青包，吹吹她的手。那样，她就会觉得疼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。可是今天，妈妈病着，病得那么重，她就要上医院了，小丽雯要是哭出声来，不是会让她惦记吗？忍着，别哭了。

她一边伸出脏污的小手擦着眼睛里的泪，一边用力地把泪水往喉咙里吞。腾出另外一只手来，使劲儿地揉着头上的青包。穿着一只鞋，光着一只脚儿，一拐一拐地走到外面去，走到那冰冷扎人的雪地里去。

雪，那晶莹的雪，洁白的雪，在夜里闪着淡淡的蓝光。在街灯的照耀下，雪地上象有无数颗金色的小星星在闪跳。那悠然飘荡的雪花好象一个个快乐的小天使，时不时地飘到小丽雯的脸上来。想用它们那冰凉的嘴唇来亲亲这个不幸的小姑娘。可是它们一落在丽雯那因为发烧而变得滚烫的脸上就融化了，化成小水珠儿，和丽雯的泪珠儿混在一起。温温的，凉凉的，在小丽雯那脏污的腮上爬。雪地里，一大一小两个深深的脚窝儿。丽雯稍稍一动，脚上就好象有一万个小虫子在咬。

门口停着一辆乳白色的救护车。车上漆着一个鲜红的十字。

妈妈被抬到那辆救护车上去了。她的眼睛闭着,宽大的额头上,皱纹舒展了,显得那么安详,仿佛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,现在解脱了。

小丽雯跳着脚儿,傻愣愣地跟在后面,嘴里喃喃地叨咕着:“妈,妈,我不让你死。”

妈妈的身体虚弱已极,经过这一阵折腾,昏了过去,已经听不见女儿那发自肺腑的祈求了。

“呜——”救护车低低地吼了一声,向前开去,小丽雯象从一场迷梦中惊醒,她凄厉地哭喊着:“妈——!”“妈——!”飞快地向前跑去。洁白洁白的雪地上印着两行车辙,一串凌乱的小脚印……

“妈——! 妈——!”小丽雯一边哭喊着,一边跟着车辙跑。她哭碎了心,哭哑了嗓子。无情的北风一点儿也不怜惜她,一次次把她的喊声扯碎了,抛向不知名的远方去。妈妈听没听见呢?一定是没听见,听见她能不回答么?

救护车越开越快,越开越快,车尾灯的红灯好象妖怪的眼睛一闪一闪地,一到街的拐角处一个急转弯儿就不见了。小丽雯慢慢地停下脚步,傻愣愣地呆立在那里。残忍地老北风狠狠地抓起她的头发,把它们抓得立了起来,然后又用力地抛下。就这样反复地撕扯着。小丽雯那一头黄茸茸的短发这会儿已经变得很凌乱了。她的眼泪被风吹干,在那脏污而稚嫩的脸上又结上一层新皴。她无意识地站在那里,站着,站着。一张小圆脸儿冻得煞白,厚敦敦的嘴唇冻得发紫了。两只圆胖胖的小手象胡萝卜似地又红又肿。一只光脚插在雪窝里,已经僵了,木了,失去知觉了,可她还是这样傻傻地站着。雪花落了她一头一身,霜花结上她长长的睫毛,远远看去倒象一尊雕塑。“呼呼”的北风在小丽雯的耳边吼着,好象在唱着一支悲凉的歌儿。小丽雯那一双茫然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深蓝色的远方。

在刚才的一阵忙乱中,李婶竟没发现小丽雯的出走。等她一回到屋里,看见丽雯不见了,这才慌了神儿。这孩子! 别看不吱声

不言语儿的，主意正着呢！如今她爹妈都不在家，万一丢了可怎么交代？李婶东找西找都没找到，只好沿着车辙往街上去，这才在街拐角的地方找到了傻呆呆的小丽雯。她说、劝着、哄着、吓着，她不容易才把丽雯哄回家里来。

院子里，鞭炮在“噼哩啪啦”地响着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火药的味儿。小丽雯长到六岁上，头一次感到鞭炮声是这样的震心。它们好象一个个红色的妖怪想要吓唬谁似的，发出一声声惊心动魄的巨吼。小丽雯跟在李婶儿身边，怯怯地捂着耳朵穿过院子，一头钻进那冷清清的家里，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。她的那颗稚嫩的小心灵第一次被痛苦螫伤了，手痛，脚痛，她都不觉得，只觉得心里怪难受的，可又说不出怎么个难受法儿。心里只在转着一个念头：“妈妈，妈妈你咋不带上我哩？我会给你泡饼干哩！”

李婶给小丽雯和弟弟洗了脸，换了衣服，然后回家去，端回两碗热腾腾的饺子给他们吃。

平时小丽雯是最喜欢吃饺子的，可是今天，她觉得嘴里发咸发苦，舌头干得象一个木块，上面有许多小刺刺，和上腭粘在一起了。嗓子干得冒烟，痛得厉害。她一点也不想吃。弟弟小跃进看见饺子，伸出小手就抓，抓过就往嘴里塞，“呼吃呼吃”香甜地嚼着，好象多少天没吃过东西一样。丽雯歪着头，看着李婶那圆胖胖的脸，看着她那细眯眯地眼睛，悲声悲气地问：“李婶，我妈能回来吗？”说着说着，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了。她狠狠地用袄袖子擦干了脸上的泪，仍然用带着询问的目光忧郁地看着李婶儿。

小跃进一看见吃的就把妈妈忘了，一听见这话，他又想起妈妈，把半个没吃完的饺子往旁边一扔，哭哭咧咧地扑到李婶的怀里：“妈妈，我要妈妈！”

李婶生气地朝丽雯说：“都是你！把我们孩子给惹哭了。”急忙把小跃进抱在怀中，呵呵地哄着：“妈妈就来，妈妈就来，妈妈给小跃进买糖，买苹果……”

跃进可不听这一套，自顾耍驴脾气，打挺放泼地哭，哄也哄不好。

丽雯也跟着李婶哄弟弟：“妈妈就回来……妈妈给跃进买苹果，买糖……”她一边说一边抽泣。晶莹的泪水顺着她的脸蛋儿爬下来，好象两条发亮的小河。

正在这时，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，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，压在眉棱骨上，站在门口的阴影里。仿佛正在犹豫着，进呢？还是不进呢？小丽雯本能地感到，是爸爸回来了。

小丽雯是很爱爸爸的，爸爸和蔼可亲，爸爸待她好。夏天，每当星期日，爸爸会带她到公园打滑梯，骑转马，给她穿上玫瑰红色的连衣裙，带她去吃糕点和冰激凌。冬天，爸爸又会给她穿得圆滚滚地，带她去堆雪人，打雪仗。所有这些活动，给她那寂寞的童年带来多少乐趣啊！每当爸爸遇见朋友和同事，就会象举一束鲜花一样把小丽雯拦腰举起，自豪地说：“看啊，这是我的女儿。你看那眼睛，脸盘，不是很象我吗？”

每当这时候，小丽雯的心里就高兴极了，比吃了糕点和冰激凌还高兴呢。

过去每次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小丽雯虽然嘴上不说，可心里总是站在爸爸一边，这一回不同了，爸爸把妈妈气病了，妈妈吐了血，爸爸又好久没回来，小丽雯这回是站在妈妈一边了。

丽雯！爸爸叫了一声。他的声音抖着，微微有些嘶哑。小丽雯用陌生的目光望着爸爸，动了动嘴唇，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爸爸睁大眼睛，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她，她却慢慢低下了头。

“怎么？连一声‘爸爸’也不叫吗？”爸爸伤心地问。

是的，不叫，丽雯撅起嘴默默地垂下眼帘。她从小就养成这么一个倔脾气。对谁好，表现在心里和脸上，对谁不好，也表现在心里和脸上。

“好哇好哇，我白疼了你。”爸爸伤心地说着，走进屋里来。走

过丽雯身边的时候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朵玫瑰紫色的剪绒花递给她。小丽雯生气地推开了花，撅着嘴站到一边去。爸爸也很生气，随手把花扔到角落里去。他忽然看到丽雯妈的那张空荡荡的床，惊恐地问道：“他李婶，丽雯妈呢？”

“病了，住院了。唉——！”李婶一边说着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真的？”丽雯爸睁大他那双很有风采的大眼睛，不相信地问。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了。打归打，闹归闹，实在说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的。

“谁还唬你？”丽雯说着，把装着妈妈吐的血的痰盂端到爸爸的面前，气呼呼地望着他，望着望着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丽雯爸在女儿谴责地目光中觉得羞愧了，他用手抚了抚发痛的额角，颓然地坐在沙发上。

李婶抱着小跃进，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我说欧阳院长，我可真不明白，你们夫妻俩一儿一女，小日子过得蛮不错的，可整天价吵什么架哩？害得我嫂子死去活来，孩子们一个个可怜巴巴的，人家吵架都有个根由，有因为男的不正派啦，女的不正派啦，可左邻右舍眼睛明，心里亮，你们夫妻都是正派人。有因为钱不够花啦，饭吃不上儿啦，可你这个院长一个月就进一百多块，挣得不少啦。要说孩子不听话，谁不夸你俩孩子不招灾，不惹祸！别人家都羡慕得够呛，哪承想你们整天打架！要是你们俩性子不对，你让着她点儿不就结了？”

丽雯听着李婶的话歪着头沉思着：“是啊，家里好好的，可为什么爸爸和妈妈吵架哩？”

丽雯爸埋着头，苦恼地把他那洁白柔软的手插进乌黑发亮的头发里去。半天他才说：“他婶，你不知道，丽雯妈脾气太怪。”

“脾气怪，这么多年也过来了，孩子都俩了，还说这干啥？你就

将就她点儿呗！”李婶儿说。

“咳，我将就她，她不将就我，动不动就找岔发火。几天几夜不理我。他李婶，赶明儿你劝劝她。”丽雯爸说。

“咳，她这人也是，放着清福不会享，纯粹是好日子烧的，发什么邪火呢？”

“说的就是哩。拖儿带女的还非要出去工作不可。我说：‘家里事多，你出去孩子咋办？’可人家说：‘孩子可以送托儿所。’他李婶，你知道，我俩结婚晚，生孩子也晚。就这么俩宝贝，我舍得吗？听人说，有的托儿所，孩子稍稍不听话，就被关到小黑屋里，我可不愿意让孩子去受那份儿屈。特别是小丽雯，因为是头一个，从小儿娇着，宠着，任性惯了。上托儿所，她能愿意吗？丽雯她妈又说，要请保姆。从前我们不是没请过，都是些粗粗拉拉没文化的，买菜做饭还可以，让她们带孩子，我不放心。我劝丽雯妈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可人家说：‘人活在世上不能光绕着一个小圈圈，得奋斗，得追求，得做一些事情。’其实，我不反对她做一些事情，关键得照料好家，照料好孩子。她一提出去工作我就来气，我来气她也来气，一来气就吵。唉，也不知吵了多少回了。”丽雯爸说完，用手重重地捶了一下额头。李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说真格的，丽雯妈这脾气也真怪。家里生活这么好，干啥还死乞白赖地非要出去工作哩？赶明儿我说说她！”

丽雯爸对李婶拱了拱手：“那就拜托你啦！——她在哪个医院？我马上去看她。”说着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要往门外走。

“爸爸，我也去！”小丽雯扑过去，抱住了爸爸的腿。

“爸爸，我也去！”小跃进从李婶的怀里挣出来，迈着蹒跚的步子朝爸爸扑去，抱住了他的另一条腿。

爸爸好说歹说，总算挣脱了一对小儿女的包围，快步地走出门。

小跃进一看爸爸走了，又打挺放泼地哭起来，哄也哄不好，小

丽雯这会儿变得很沉静，她不哭也不闹，趴在窗台上，用额头抵着冰凉冰凉的玻璃窗，望着窗外幽蓝的夜色，望着那象蝴蝶一样悠悠飘扬的雪花出神。她在想啊想啊，想什么哩？

别看她才刚刚六岁，可是生活，已经往她那小小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难解的问号啊！妈妈为什么要工作？她要工作不对吗？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要吵架？天底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吵架吗？这次吵架到底怪谁？怪爸爸还是怪妈妈？她想啊想啊，怎么也想不透。纷纷纍纍的思绪，就象窗外那下不尽的雪花……

第二章

透过窗外,空中,飘着几丝炊烟般的薄云。窗口,几抹横斜的疏枝在北风里抖着。屋子里,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,又熟悉,又陌生。噢,是淡淡的来苏味儿。

丽雯妈翻了个身,醒来了。在一阵惊异和迷惘之后,她记起了,这是医院。她是在大年夜被送到这里来的。如今,一切的纷扰都消失了。留给她的是一片安静。她躺着,静静地躺着。脸是那样地白,那样地瘦,好象一座石膏的雕塑。散乱的黑发堆放在枕边,无力的手垂放在被子上。这一切都显不出一点生气,只有那双美丽的黑

黑的眼睛,间或那么一转,表示她还是个活人。

“活人?我还活着吗?”她暗暗地问自己,随即又苦笑着摇摇头,“不,早已经死了一半了。因为心已经死了。”

古人云:哀大莫过于心死。她知道,心死是可怕的。

少年时代,曾经有过多么美的幻想呀。她想读书,想工作,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她酷爱文学,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就读过很多的书。唐诗、宋词、《红楼梦》、《牡丹亭》……这些文学作品陶冶了她的性格,使她对生活,对未来,充满了瑰丽的幻想。尽管那个时代有千种阻力,万种束缚,可是那美丽的幻想之鸟仍是那么顽强地,那么热烈地飞过她生命的蓝天。

她曾幻想过,她做了助产士。为了迎接千百个新生命到世界上来,她迎风冒雪,走过城市的街道,走过田野和村落。

她曾幻想过,她做了教师。不但教给孩子们语文和算术,还要教给他们诚实和善良。她要净化孩子们的灵魂。那样,以后的世界将比现在更美好。

她也曾幻想过,她做了电影演员。专门扮演悲剧主人公。她要博得观众们的同情之泪,让他们同情好人,憎恶坏人,用纯真的泪水洗涤麻木的心灵。

她想,她将有自己的事业,自己的工作。不依赖谁,不攀附谁,做她自己的事,走她自己的路。

少女时代的幻想啊,有什么比它更美好呢?它象一个五彩的肥皂泡,可以映出天光云影,可以映出虹一般的奇彩。然而,当它一触上生活的暗礁,马上就化为乌有了,连一声碎裂的声响都听不到。

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使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结婚了。丈夫对她倒是百般地疼爱,想方设法买来她爱吃的,爱穿的,可是哪知道她那刚强的心里还藏着一个破碎的希望呢。

终于有一天,她对丈夫说:“我想出去工作。”

丈夫笑了：“有那个必要么？”

“有。”她固执地说。声音不高，然而透着内在的坚韧。

“这样生活难道不好么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心里不快活。”

“我挣的钱不够你花？生活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可是我不是为了钱活着，不是为了物活着。首先，我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。我要工作，我要创造。我到这世界上来一回，总要给社会做一些什么。”

“可你是一个女人。把自己家管好，这也是为社会服务。我要有一个幸福的家。”

以后，夫妻俩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。到后来讨论变成了争论，争论变成了争吵。这时候，小丽雯出世了，这种争吵又缓和了些。可丽雯妈没有灰心，她仍然为能出去工作努力着。前些时候，她通过丈夫的一个朋友找到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。可哪承想，这事被丈夫知道，他竟给谢绝了。于是夫妻间爆发了一次更激烈的争吵。在悲愤与争斗中，丽雯妈的身体是越来越坏了。她的结核病复发，经常咳嗽，有时候吐血。一张脸瘦成了一长条，一双大眼睛深陷下去。

此刻她躺在病床上，深深叹息着：“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，不易啊！一个女人要做出点事业就更不易。家庭、丈夫、孩子，固然有种种的乐趣，但也有种种的束缚……”

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。可是天地间偏偏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，女人越是要强就越是不幸。如果她能知足，倒也会常乐。看看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们，不都象她一样地生活么？她们就没有忧，没有恼，安安分分地侍候丈夫，管孩子，过日子。唉，偏偏她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不甘做一潭死水，向往着生活，向往着海。

有时候早晨她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街上那匆匆上班的人流，她特别羡慕那些提着皮兜儿，挺胸昂首去上班的女人，女工、女教师、戴眼镜的女记者、戴白帽子的女医生……她们多么幸福哟，都能为社会做些什么，得到社会的承认。可她——只是妻子和母亲。她多希望也加入那些职业妇女的人流里去，为这个家庭圈子之外的人做些贡献，让自己这颗寂寞的心在工作和劳动中找到寄托，找到快乐。哪怕只是上几天班呢，她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就连这个渺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。

此刻，丽雯妈静静地躺着，她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笑。她仿佛从一场大的争斗中解脱出来，疲倦中带着安详。忽然，她的眉梢儿跳了一跳，颊上的肌肉痉挛了。她仄起耳朵来，好象在聆听着什么。她的一双明澈的眼睛里闪出了焦灼，闪出了忧虑。也许是幻觉，也许是回忆，她听见了女儿的声音。轻轻的，淡淡的，可是却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：“妈，我不让你死。妈，妈我不让你死。”

这声音仿佛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，仿佛是从遥远的天空中传来的，仿佛是窗外的一丝清风摇来的，一朵薄云载来的。它带着稚嫩的叹息，带着一颗小心灵的悸动，来到了妈妈的耳畔。妈妈的心在轻轻地颤栗了。在这一刻上，她特别地想念女儿。真想抚摸她那绒乎乎的软软的头发呀，真想亲亲她那被泥污和泪污划出道道的小脸蛋呀。

平日在家里，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女儿。因为她相貌平常，一点儿也不象妈妈。因为她有些小倔脾气，总是不听话。丽雯妈记起，去年夏天，有一次，她给丽雯买了一双红色灯芯绒面儿的小布鞋，配上雪花白的小袜套，穿起来可精神，可漂亮啦。可丽雯三天工夫就把新鞋穿成了旧的。一天下雨，她偏要穿着新鞋到泥地里去跑。还脱下鞋，放到湍急的排水沟里去当小船。水流把鞋给冲走了。她光着脚丫儿跑回家来，还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妈妈，我的小船儿上大海里去了！”